



两次人生转折源于他的提携

高风亮节厚德全道，谦谦君子吾辈楷模。法学院国际法学科陈治东教授于1月31日因病逝世。敬爱的老师走了，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差开会、去讲学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了。遗憾的是，陈老师走之前，我竟没能见老师一面。之前有一次我想去看望他，他回复说不用，说他自己有活动，“通通微信即可，……你们是骨干，十分繁忙，难得有休息时间，好好珍惜”。没想到，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。人生充满了太多遗憾。

这几日，不断回想与陈老师相识的30多年，忽然发现，在自己这30多年的经历中，有两次转折都离不开陈老师的提携。

第一次是我从外事行政工作转向全职教学工作。我在华东政法大学(下文简称“华政”)读书时，陈老师是国际法系的系主任。我毕业后从事外事工作，兼任国际法系教师。当时外事工作非常繁忙，每天都要加班，再备课上课，基本上用尽了所有的业余时间。但我在每学期开学前收到系里签发的正式任课通知时，仍然非常高兴，我为能在母校母系上课感到自

豪，因此每次都认真准备。

虽然我热爱外事工作，也积累了丰富的的工作经验，却越发坚定自己更有教书育人的使命与情怀，想成为国际法系的全职教师。于是，时任国际法系系主任的陈治东老师到外事办公室跟我当时的领导谈。或许因为外事办人手少，我又连续几年承担了比较重要的工作任务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选，所以最终没有谈成。但陈老师在离开之前对我说：“小高你记着，我们国际法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”

又过了几年，因缘际会，我终于调到国际法系，成为正式的全职教师。我想，若不是陈老师的帮助与其他国际法系老师的关心与接纳，或许我会在外事办一直工作下去。每份工作都有其价值，于我而言，能在五尺讲台言传身教，还是离我的人生使命更近了一步。

第二次是我学成回国的时候。我大学毕业时，硕士生非常稀缺，法学院教师基本上都是优秀本科生毕业留校的。然而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，国家要求大学里本科毕业的教师要提升学历层次，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。面对国家法学教育的大势所趋，我选择暂停教学工作，出国读书。我在国外深造期间，陈老师被引进至复旦大学(下文简称“复旦”)法学院，参与复旦法学院博士点的建设。得知我学成归来，陈老师把我推荐给复旦，自此开启了我在这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。陈老师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领路人和提携者。

来到复旦后，我跟陈老师来往得并不多。除了在国际法学科组的会议上能遇到外，我有幸参与数次陈老师主持的学生论文答

辩，感受他渊博的学识、独到的见解，以及对学生的关心和对专业的执着。有时听到陈老师跟其他老师闲聊，听着他平和的话语，看着他平静的笑容，我知道，这位正直良善的学者从未稍变。

犹记得我大学毕业前的实习期间，因用眼过度，眼睛出了问题，是陈老师的父亲帮我开脉开药，治好了我的眼疾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同事的父亲生病，也是陈老师帮忙介绍医生为其治病。陈老师对他人的关心令人难忘，当时很多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阿东”。

陈老师的谦逊还体现在日常交流当中。当我祝贺陈老师担任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时，他说：“小高，以平常心视之。我感觉这不过是一份沉重的责任，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。”这正是陈老师一贯的作风，从不自我标榜，绝不趋炎附势，一直保持学者的刚正与单纯。

这30多年，陈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学习陈老师的高风亮节，像他那样做个正直的、干净的、问心无愧的人。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会遇到千千万万的人，有的人擦肩而过，有的人止于握手寒暄，有的人可能会围炉畅谈，也总有人能让你心中一直铭记。陈老师就是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的师长，是吾辈教书育人的楷模。

先生骑鹿远游，精神永存天地。
高凌云(法学院教授)



■ 雪村的白杨和麦子 (作者摄)

一时兴起报名了书院的分子考古学书训训练营，未多考虑就踏上开向肃宁的火车。学校的靓课和水课随上海的车水马龙一起被抛在身后，肃宁的一马平川映入眼帘。在肃宁劳动时积极学习，努力干活，给予烈士们最崇高的敬意。劳动之余欣赏杨树、麦田和县城风情。

去之前感觉大学终于真正开始，返程时更加确认了这一想法。走出书房和教室，才知道每一段时期都同样重要，每一束生命都同样灿烂，敬意存在于研究者 and 被研究者付出心力的相匹配之中。

思绪万千。想法像夜空中的星星，闪亮却无法串联，浪漫而散乱地堆在一起。未曾想到只在雪村一周，漫天星辰长成我心中的杨树。

相辉纵论

成长是个去蔽的过程

鲁迅先生有句话，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。

我想这句话可以扩展一下，当下发生的无数事情，小的事情、大的事情，也都和我们有关。

关注社会的意义在于，它是一种自我打开的需求。因为成长是有两个方面的，一个是向内探求，另外一个则是向外拓展。向内探求，意味着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；要确立自我的道路；要维持自己的个性。向外拓展，意味着打开心胸，把自己置身于更大的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坐标，找到自身的位置。实际上向内和向外，两个都需要，两者结合，也许才能够成就圆满的自我。

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超脱了世界，但实际上当你超脱世界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世界遗弃了你。一个人如果和自身之外的世界脱轨，就很难获得情感支撑，也很难获得归属感，不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。

这个过程，其实呈现了一个人逐步开放自我的一个过程。只有我们觉得，自己不是孤立存在的，整个的人类，以及

人类所在的这个世界，都跟我们有关系，也许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。

更加重要的是，成长是一个去蔽的过程。去蔽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消除各种信息对我们的遮蔽。

我们非常幸运，因为当前的社会信息是丰富的；但我们也是不幸的，因为当前的社会信息过于丰富。有时，信息过载可能比信息不足还要致命。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，我们构筑对于整个社会，甚至对于自我的一种想象。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你主观的一种认可。构成它的材料，有你自己获取的第一手资料。但是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觉到的、心里想到的，毕竟是少数的，大部分还是靠二手的信息。这样的二手信息，很多有意无意遮蔽了真相。这让我们获得对整个世界的构建的一个错误印象。

因此，我们需要一双锐利的眼睛。我们需要辨别信息，需要思考什么才是真相，还要思考真相背后掩藏着本质，然后还要得出独到的见解。这个正好符合复旦的校训：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。

王希明(中文系2021届博士)

雪村这一周

下午三点从虹桥出发，坐了五小时高铁到沧州。下了高铁直接上汽车，要一个多小时车程。这里的高速没有灯，汽车飞驰之余，反光条嗖嗖地掠过车窗。空气不大好，灰尘很多。车灯散出一团厚厚的光雾，包裹在车的周围。大货车的光雾格外厚，很远就能看见。

虽是夜间驱车，作为乘客的我完全放松。窗外原野辽阔，马路笔直，心神得以自在驰骋。

开始工作了，都在这几顶帐篷里进行。两顶是阴干库，整齐摆放着清洗好的烈士遗骨。三顶是工作间，第一顶和第三顶帐篷负责处理遗骨；第二顶是科技帐篷，专门负责扫描。

这一周，帐篷从学习的地点，变成了工作和学习的地点。我也算熟练地掌握了基本的人体解剖结构，检查关节疾病，采集人骨样本的技能；略粗糙地掌握了检查牙齿疾病，判断性别年龄的技能。虽然背后的原理知识还需要我自己去学习，但这种实践的学习效果，一周就赢过在教室里一学期。

雪村成为血淋淋的历史，真切为我所观，为我所触。有一箱里像是一位母亲和一位小孩，那

孩子的股骨只比我的手指粗一点。采样时捏起那根股骨，小心地把它放进采样袋里封好，备注下“儿童”的信息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还有一箱里有五个左侧颞骨，都特别小特别脆弱。我说这可能是儿童团的小战士，学长说不排除这可能是鬼子屠村的卑劣行径。我不敢再多想，只能把它们放进密封袋里封好，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找回他们的姓名。可是伤痛和屈辱能被封存吗，鲜活的生命又该怎么找回呢？

肃宁的马路两旁整整齐齐种着一排又一排的杨树，应是先烈英灵再化，笔直挺立，严整列队。

肃宁是真的平，野茫茫。平原的风很大，大的时候能干过固定帐篷的铁钉，要不是借着篷里的桌子顶着，帐篷可能真要被吹跑。

草木不怕风。麦子弯腰，暴躁的风即被驯化，呼啸变成抚摸。杨树没有麦子的柔软，但它很韧，和大风对抗着，头发般的枝叶被掀起，腰身都被压成弓状。可它就是不倒下，甚至隐隐有打败大风，重新挺立的势头。

想到莫言那篇《不被大风吹倒》，赞叹杨树和东北人民的共同精神。

黄誉(历史学系23级本科生)

我的路通往星空

抬头仰望夜空时，我们看到的很多星星，都是乘着光在宇宙中进行了千万年的旅行，才来到我们眼前的。而我与广袤宇宙的缘分，始于高中的物理竞赛。来到复旦后，我幸运地得到FDUROP的资助，在Cosimo Bambi教授的指导下，走入X射线天文学和黑洞研究领域，拥有了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一片星空。

在参与着政项目前，我和同学合作完成了曦源项目“使用黑洞X射线反射光谱检验广义相对论”，振奋人心的结果发表在物理学期刊Physical Review D

上。在这次探索中，我第一次认识到，尽管夜空是如此美丽浪漫，飘满了人们轻盈的幻想，但科研人员要面对的多数是枯燥的海量数据。然而，这个过程中的挑战和探索，也让我不断寻找到自己的星光。

科研旅程不仅是探索未知，更是对自我、对生活的感悟。往前的每一步，都是认识世界的必经之路。如今的我，站在生活的交叉口畅想未来，无论是科研中的新发现，还是生活中的新体验，都充满期待。

江群峰(物理学系2019级本科生)

学习的动力是渴望

专业课程是开放综合的知识体系，能收获多少全依赖于愿意花多少时间去钻研。我在大二上课，老师基本是从教材里挑一部分讲，所以除了课堂内容，这些课程还有很大的自我探索空间，探索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对这门课的兴趣和热情。

我进入课题组后收获良

多。参与课题组的收获和上课的收获不一样，是在实践中主动探索得到知识。学习最好的动力不是来自绩点的评价指标，而是来自真正想弄懂一些东西、想做成一个东西而产生的渴望。

姚宇轩(大数据学院2022级本科生)

副刊投稿邮箱: Fudan_media@fudan.edu.cn